

蝉鸣夏更亲

◎杨邹雨薇

炎炎夏日，蝉是乡村的歌手，是田园的笛音。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每年的夏天都是被蝉鸣唤来的。

老家门口有一片竹林，还有很多树，什么苦楝、桂花、香椿、白果、刺槐之类的。紧挨着屋檐的是一棵刺槐，刺槐树下有一个水泥预制的平台，专供奶奶洗被子晒东西的。而到了夏天，就是我们睡觉纳凉的地方。

夏天闷热，辛勤干活的大人们习惯午休，而尖锐的蝉鸣似乎成了不和谐的音符，成了他们讨厌的对象。爷爷偶尔去踢旁边一棵小树，惊飞那上面的蝉。我和堂哥、堂妹这些孩子眼里，蝉鸣却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旋律。只有听到蝉鸣，才感觉到夏天的可亲可爱。而我们的童年，在夏日的蝉鸣里变得清纯而欢愉。

因为那些年父母在外地工作，爷爷奶奶就成了我的依靠。每年放暑假之后，我就天天待在家里，写作业，帮爷爷奶奶做一点家务。更多的时候，则是跟着堂哥去玩。什么捉蜻蜓啦、打玻璃珠子啦、钓鱼啦、游泳啦，等等，冒险而刺激。

也不记得哪一天哪一个时分，耳朵里仿佛多了一种声音——蝉鸣。开始是一只蝉的鸣叫，仿佛是领唱，接下来是无数的蝉跟着鸣叫，仿佛是一个合唱团在表演，渐渐浓密，嘹亮清越，从屋前屋后的树梢里泻出来。阳光仿佛给蝉鸣加温，使之变得更加热切，如海之波浪，汹涌而来，一浪高过一浪；如鼓乐齐鸣，万马奔腾，带给人一种奋斗的激情。特别让我怀疑的是，村庄那些鱼鳞瓦上的炊烟，就是被这蝉鸣催生出来的，袅袅绕绕，把整个村庄渲染成一幅浓翠的水墨，为平淡的乡村生活增添了一缕朴素而温馨感动。

就在爷爷奶奶躺在树荫下的

凉床上午休时，堂哥就会悄悄地跑来，带着我和堂妹去捕蝉。工具是一根竹条，顶端系着一个尼龙网袋。我们跟着他，走到村边的桃林里，循着蝉鸣，蹑手蹑脚地走过去。跟堂哥在一起，我和堂妹只有做侦察员的角色，瞪大眼睛，竖起耳朵，寻找目标。当我们看见那一只只在桃树枝干上横卧而歌的蝉时，就会禁不住喊：“哥哥，在这里！”而堂哥常常做一个“嘘——！”地手势，暗示我们不要惊动它。之后，就蹑手蹑脚地潜过去，伸出竹条，用网袋对准那些忘乎所以的“歌手”，猛地扑下去，就成功地将它捕获，我和堂妹就禁不住欢呼起来。

有一次，奶奶告诉我们，蝉蛹可以油炸了吃，味道极佳。于是，我们三个就去捕捉蝉蛹。捕捉时间通常是傍晚，带着手电筒，去桃林里转来转去。桃树矮，比其他树更容易寻找。蝉的幼体土黄色，样子怪怪的，天黑之后，蝉蛹或爬上树干，或卧在地面，甚至藏身泥土中，我们每晚都有收获。特别是久雨初晴的晚上，蝉蛹在泥土里憋不住了，就将洞口挖出一个小孔，裸在地面上，轻轻抠一下土，就能看到，就像捡死鱼一样容易。

其实，蝉鸣之美，更体现在夏夜。躺在树荫下，望着星空，倾听蝉鸣更是一种享受。蝉鸣忽高忽低、时急时缓、清脆而洗炼、干净而晶莹，如松涛阵阵，似竹林滴露，仿佛行云流水，把月光洗濯得更加洁净。而白天一天的耳朵劳累与烦恼，也就随之水流云散，内心居然能产生深深的共鸣。

夏天，因有蝉鸣而倍加亲切。蝉鸣浸润着生命的质朴，让我们在躁动中找到心灵的宁静。人在他乡，听到蝉鸣，仿佛听到了久违的乡音，循声张望，我看见的是不绝如缕的浓浓乡愁，永不褪色的乡村风情。

给植物立传

◎杜明权

夏季的某一个黄昏，我站在乡间这一座小棚屋的身边，棚屋小巧玲珑，简单而精致，坐落在草木万绿的中心，我倚靠棚屋同周围密切交往，与草木为舞，同庄稼为伴，空气甜润，惠风入怀，仰观这个不可思议、丰富多彩而又惊艳绝伦的世界，令人惊奇。这个黄昏，被夕阳照耀下的万朵彩霞所包裹与渲染。黄昏的苍凉与壮美，让我恍惚感觉到古往今来的一切时空，都在这个黄昏里、在我眼前，如露珠瞬间凝结，而又如清风一般瞬间被吹散。怀今吊古，思深追远。吊古，我不知所吊的“古”，旷古到何时；怀远，我猜不准“远”到何种境界。天地之悠悠，这个世界说大，它就非常之大，大到我极尽一生的时光不停地去游走，也走不完所有的地方，我的足迹不可能踏遍每一座山、每一个村庄与城市、每一条河流，以及平原与瀚海，即使一定范围内的区域，也不可能踏遍，哪怕每一处只是匆匆驻足；苍茫而浑圆的大地，广阔无垠，有限而无界。说它小，它的确很小，在无边的宇宙时空里，地球小如尘埃，小到可以忽略不计。而厚重的大地，是我居住生活的唯一的家园，我活动于其间，一刻也不能离开。

莱子河流域绿水悠悠，草木繁茂，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秀丽景象。如此美景巧设，这与众多植物的存在是分不开的，给几种植物立传，这种想法由来已久，即使工作成果微乎其微，但绝对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的终身荣誉。植物众多，浩如烟海，在我眼中，却没有一株植物长得丑陋。它们的姿色俊俏，它们从一粒微小的种子出发，一直向着阳光、向着空间舒枝展叶，尽情地向着更广阔的时空展示着自己的生命力量。它们利用叶绿体这样的小型工厂，吸收废气，释放出的是我们人类需要的氧气，生产出来的是众多生命需要的养料。没有植物的土地是荒凉寂寞的，也只有草木覆盖的大地，才青春永驻。一切动物生存的终极根源，都是靠植物来维持生命、生活以及维持种族繁衍的，地球上的植物的伟大就在于此。在植物面前，我们谁也不能夸下海口，而最值得骄傲的应该算是众多的植物们，但它们却至始至终从不曾说自己伟大。一株默默无闻的植物，尊贵一如帝王。

大道至简，玄化无言。恍若，草木们凭着本能就掌握了推动生命演化密码的“大道”，而我们人类对此似乎还望尘莫及，我们需要奔走于不断探索的渠道，才能最终把握宇宙跳动的脉搏。

我们中国古代的植物学家、药学家、医生、物候学家等，他们穷尽一生，关注植物，研究植物，尊重植物，敬畏植物，即使一些人随意言谈的不起眼的“杂草”，他们也潜心去，俯首观察，记录总结它们的习性，逐渐对它们了如指掌。不要看不起这些低微的事物，这些低微的事物支撑着一切。传说神农尝百草以治病救人，神农应该算是有名有姓的以草木为药物的中国最早的医生。撰写《难经》的扁鹊，制造麻沸散的华佗，撰写《金匱要略》的张仲景，总结《千金方》的孙思邈，用一生时光谱写鸿篇巨制《本草纲目》的李时珍，这些都是代表着人类向草木们真诚致敬的集大成者。草原文明以草木为基础，创造着温馨美好的生活，谱写人类不断发展的历史。农民一生精耕细作，栽培植物，农耕文明从原始社会的采集等劳动活动中脱颖而出，其辉煌灿烂，是民众含辛茹苦地与植物们打交道的伟大成果。“农历”的产生，《汜胜之书》、《四民月令》、《齐民要术》、《农书》、《农桑辑要》、《农政全书》等宝典，都是人们潜心向植物学习而结出的累累硕果，都是人们怀着敬仰之心虔诚地为植物们树碑立传的丰硕成果。

中国山水花鸟画，多以植物为主角，画家以笔墨融入万物内心而又超越物外，寄寓宁静、恬淡、空灵、悠远的趣味。古人崇尚天人合一，崇尚自然，尊崇植物，许多花草树木，在道家以及民间艺术创造的神话世界里，给予它们以崇高的地位，作为完美的象征，把它们奉为列仙，称道它们为众仙中的美女，其雅善娇美达到了人们艺术理想世界中的极致。

一类类植物在我脑海里不停地闪现，它们的丽影让我仰望，翠绿大地的柏树、构树、橡树、柳树、合欢树以及草类，与人类生活结伴而行的桃树、梨树、樱桃、核桃、葡萄、花椒、水稻、小麦、玉米、红薯以及蔬菜，每一类植物都不会远离我们的生活，植物是大地的精灵，是我们生命前行的护卫者，是我们永生永世的忠贞伴侣。没有植物的存在与支撑，其他一切生命都会倏然毁灭，都会成为无本之木，当然，也就不可能有我们人类社会的继续存在。人类所有的文明，芸芸众生，都由植物以绿色的生命为之奋力支撑。人类之所以创作出如此辉煌的文明，是因为人类站在了植物的肩头，是地球上浩瀚的植物让我们人类能够登高望远，展望未来。

据村寨里的老人们讲，在我家乡的山顶上，曾经盛产虫草。那时候，人们上山采挖，一年下来，都以干根记，不过那都是四十年前的事了。而今，已一年不如一年。不过，采挖虫草的队伍越来越庞大，“打光头”（意为一根虫草也挖不到）的人也越来越多。为此，这些人只得舍近求远，远走他乡用钱买了入山证，充当起“药夫子”，没想到还在异地他乡“盖了厂”（意为挖草第一的人）。

在我所教书的地方，山顶上草场面积大，因此，虫草产量也非常可观。每年雪山上的积雪开始融化时，寨子里凡是能上山挖草的人都上了山。诺大的寨子里只剩下一些守着空房的老人和小孩，下午时分，孩子和老人们便关紧了大门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。因此，寨子里除了一两声犬吠外，一切寂然。



◎杨全富

挖草记



每当山上下大雪的时候，挖草的人们只好蜗居在棚子里。这时候，就特别想念村寨里的孩子和老人。他们不顾漫天飞舞的雪花，也不顾回去的路被积雪所掩盖，揣着几天里所挖的虫草，向着山下走来。

这时候，寨子里又恢复了生机。妇女们忙着浆洗衣服，男人们则买上一两瓶白酒，围成一圈，一边开怀畅饮，一边谈论着挖草趣事。每当此时，我就对远处山顶白雪覆盖下的世界充满了向往。五一长假里，寨子里的几位好友力邀我去挖虫草，我也想亲身体验一下挖虫草的乐趣，于是，决定与他们一起前往。

天还没有大亮，我们背上行囊，迎着清冷的晨风走出村寨。此时月光如华，星光灼灼，将柔和的光线静静地洒在大地上，寨子里一两声狗吠更增添了凌晨时分的寂静。当我们来到山脚时，天空中的星星才渐渐隐去了身影。空中便多了几分白色的光芒，那黑色的山体才慢慢吞吞的显露出其庞大的身躯。

一条羊肠小道隐没在丛林深处，我们一行人顺着小径慢慢的前行。起初，小径还没有那么陡直。不过，当翻越一道垭口后，路两旁的山势忽然间陡峻起来，一起向着路面压了过来。那条小径不得不将自己的身躯变得更加的细窄起来，在窄缝之中艰难的穿行。人走在这里，需要手脚并用。有时候还要借助路旁垂悬的藤蔓，这样才不至于

滑倒。走上几百米的距离，就需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再前行。下午时分，我们才冲破树林的围裹，走到草坡的边沿。

草坡以上，那一条小径逐渐宽阔起来，顺着山脊弯弯曲曲的前行。许久，我们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——一个叫作“偏偏扛窝”的地方。“偏偏”是歪斜的意思，“扛窝”是指罩着石头的岩洞的意思。名如其形，从外面看，一块巨大的岩石从一座小山崖底部突兀而出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避雨场所，山顶上采挖虫草的人们便以此作为起居之所。

岩石下用树木搭建起一张硕大的床铺，可以同时容纳20余人，床铺外是用石头砌筑的灶。夜晚，当我们睡下的时候，外面飘起了鹅毛般的大雪，远处的山谷间，传来狼嚎的叫声，凄厉之中透露出对恶劣环境的无奈。我不由得裹紧了被子，迷迷糊糊之中沉沉睡去。

清晨，在晨风中，我们宿营地外的树林里传来鸟的鸣叫声，起初只是一两声，后来，四围山林里的鸟一起欢唱起来，那悦耳的声响仿佛是一曲合奏的天籁之音，在耳边萦绕。此时，同行中的几位妇女已烧制好了酥油茶，将火烧得旺旺的，透过厚厚的棉被都能感受到火光的温暖。

吃过早饭，阳光已洒在山坡上，昨夜的积雪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已融化了许多，到处显露出草坡那

略微黑的色带。“出棚了！”人们彼此招呼着，我们备好清茶和馒头，向着草坡走去。

当我们一行来到挖草所在地后，几十个人便散开来，各自在融雪后的草坡上寻找虫草。雪在阳光的炙烤中不停的融化着，形成一道道水流，在草丛底无声地穿行。那些嫩绿的草刚刚从土里冒出了头，弱不禁风的样子，一起吸收着阳光的温暖。这些草叶大多以单片叶为主，从远处看，密密麻麻的丛生在那里，与虫草的草茎十分相像。许多次，我心底深处一阵狂喜，以为遇到了虫草，俯下身时，才发现原来是草的叶片。几次下来，也总结出了一些寻找虫草的经验，不再为眼前的假象所迷惑。几十人反复在草坡上来来回回的寻找。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人们的脚印，每一根草都被人们用指尖划过。那些虫草刚从土里冒出了头，就被犀利的眼所发现，一锄下去，虫草便被人们整个提溜了起来。于是，草坡上有了欢呼，人们都聚拢来，散落在发现虫草的四周，往往也能寻见到漏网之草。不一会儿，草坡上到处都是欢呼声、欢笑声。我也紧跟在这群寻草人的后面，也意外的找到了几根虫草。不过，在我踩过的草坡上，有人从我的脚印里挖出了虫草，也着实让我汗颜。

虫草有“灰桩”和“红桩”之分，这是针对其草尖的颜色而言。草尖

颜色为灰色的是“灰桩”，在草丛中，异常的醒目，从远处就能看见。而草尖为红色的“红桩”，因为其周遭的草尖都略呈红色，因此极难分辨出来。在多次狂喜落空之后，才能收获到一次真正的喜悦。

找虫草需要俯下身子前行，偌大的草坡上，到处都是爬着行走的人群，在那里蠕动着。也有个别眼力好的人（当地人称他们的眼睛钻草），可以弓着腰前行，增加了他们前行的速度。因此，一天之中这种人可以将整个草坡寻遍，收获满满。

在寻找虫草时，最需要用上“回头一瞥”这个动作。很多时候，当你走过这片草坡，蓦然回首你所走过的路时，发现一两根虫草的苗竟然潜藏在草丛中，那一份喜悦不言而喻。中午时分，当日头爬到了天空中时，失去了光影的作用，人们知道一天中寻找虫草的黄金时段已经过去，只能靠运气再找找。一般情况下，大多数人都会回到棚子里，小心翼翼的取出虫草来。此时，有些虫草外覆盖的泥土有了掉落，露出黄色的虫身来，人们用泥土覆盖上，并用塑料袋装好，扎紧袋子的口。这样，虫草才不会干涸，能保持里面的水份，有看相，当然也就能卖个好价钱。

几日，我的兜里有了百余根虫草，假期也即将过去。于是，与同甘共苦的挖草人一一道别，向着山下走去。